惜抱軒九經說

禮記說二

有美有文而誠若說

禮也者古先聖王爲之也而非古先聖王爲之也理義有所未行人情有所抑遏古先聖王從而達之夫安得而易之哉是以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協乎義而當乎情者夫豈有二哉協乎義而當乎情之必以禮也猶入室之必由戶也是以君子之於禮也其竭情盡愼若父母之愛兄弟之友固其誠也其有美有文若姑姊妹之溝

也世母叔母踴不絕地而服則齊衰外酌鄉人弟爲尸則敬弟以名爲禮以義爲禮以時爲禮亦皆出於誠之不容已者莫非誠也故孟子曰義內

郊特牲說

禮記之所以名蓋因儀禮每篇後有廣記儀節論說其義謂之記其後儒者集取之或轉相增益爲書雜以諸子之說非盡論禮之文矣而推其本要以儀禮後記爲始故曰禮記其中若郊特牲喪大記之類蓋尤爲禮記本書郊特牲有郊社諸侯祭宗廟蜡祭士冠昏禮諸記其儀多亡弟有記存於斯耳惟士冠昏則儀及記于今

甚具存其記文最古別有冠義昏義蓋又在後非特義理精密不逮是篇所載冠昏之說即文辭簡當亦不侔也禮器引是篇文曰于彼乎于此乎然則是篇所采集出禮器諸前明矣古諸侯祭禮辭蓋有稱所陳祭爲尸云者故其記釋也至其後乃別說神象之尸康成不悟此經爲儀禮後記釋之詞乃以其前說爲失不知所言自兩事也詩季女尸之毛公以主解尸之非也季女豈主祭者乎尸之爲陳義又見爾雅疏引爾雅禮說以詁詩耳

大路樊纓一就說

周禮巾車玉路繁纓十有再就以祀此常祀所乘也若

郊天則素車越席樊纓一就此非常祀也常祀之用尊于賓朝之事故玉路卽名大路顧命所謂在賓階面是也郊天之用又尊于常祀故素車越席樊纓一就乃更爲大路禮器郊特牲明堂位所云大路是也若諸侯以下凡王賜之車皆曰大路以其尊於其家所有之車而已大路無定名而祀天之大路最上其在巾車五輅爲下而用之有時而上也康成解此爲殷祀天車杜氏注左傳大路越席爲玉路皆執巾車玉輅爲尊之故而失之

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說

禘天子賜諸侯不以當時之樂故諸侯得舞夏不得舞大武旣大武矣則必朱干設錫冕而舞矣經以足其詞故備言之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說

古人坐臥同處皆在室當奧而必異席父母將臥之時其坐席當歛簟以牀坐於異處少者於時執牀與坐臥者坐者皆可曰牀此言執則其牀必小矣爲簟設也御者舉几移就坐牀於是斂坐牀設臥席然後可舍坐而寢次日與斂衾席皆御者事故經以承御者文

揖遊說

進退周旋升降出入事也愼齊揖遊皆儀也揖如退則揖之之揖小俯也遊者小綏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說

適子庶子者適生而非冢也若他庶子不與冢子同母者見於內寢後章別言之其庶子不得云禮帥初也左傳云乃宦卿之適子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左傳之適子內則之冢子也左傳之餘子內則之適子庶子也

由命士以上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說

子有與母而同時生者其在君則適與庶必各擇日而見矣若士大夫之家則同日見之故曰均而見然冢子必在食前庶子必在食後以爲別也若非均而見避庶子亦在食前矣經內適子字衍或與冢子連文誤移卜之

元端朝日說

端者禮服之通名也衣形正方裳用正幅故曰端經傳言端委端章甫由是名矣衮鷩至元端服服不同而端同也禮服無繪曰元端元端而冕曰元冕服元端而冠曰元端服冠冕不同而元端同也夫天子以玉藻之冕

龍袞以祭矣至於朝日則緇蒙上以祭之冕不必言冕矣第言其衣故曰元端以朝日也至於皮弁朝後卒食燕居去皮弁易冠亦不待言則曰元端以居若夫諸侯之祭首必有冕經亦謂不待言也故元端以祭第言其衣也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朝服之冠衣卽元端服之冠衣也第以素裳異耳故朝服卽稱元端君臣必同服故曰朝元端及適小寢釋禮服釋禮服則深衣矣君臣亦同服故曰夕深衣然則天子朝日諸侯之祭其元端字皆未嘗誤不必如康成之改讀冕也

聽朔于南門之外說

南門者天子路寢門四出其南門卽路門矣天子聽朔
日朝同于此地故下皮弁以日視朝不言其地蒙上文
也諸侯尊王朔故聽朔于廟聽日朝於內朝經乃異言
之天子朝于南門之外門屏之中惟閏月居門終月則
在門之左扉常日之朝以屏屏王後今旣居門無屏故
闔扉以當屏也王之路門中平通車故可立以朝臣下
若諸侯則路門有堂不可居堂上而朝故諸侯無閏月
居門之禮

䜭省說

鄭康成讀省爲獮蓋軍禮衸服上下皆元惟君裘有黼

文義取君臣有別識而敵人不得遠而見君之所在也誓獨用軍禮故亦若是爾陳氏讀如字非是若省耕省斂偶值寒而裘則君固當衣狐白矣

大夫私事說

大夫公事以公士擯其必然者也大夫私事或使私人擯之或公士擯之其不可必者也使私人擯不得如公士稱寡君之老又不得稱曰夫子是以惟可稱名也若公士擯雖私事而如公事之禮楚子圍娶於鄭伍舉爲介稱寡大夫圍是也

明堂位說

明堂之制余於周禮說既論之矣竊意唐虞之時諸侯朝天子必分日而見故曰日覲四岳羣牧夏商殆亦因之至周乃欲一日盡會天下之諸侯天子之宮廷所不能容始作朝諸侯之明堂矣又古天子之於諸侯未嘗不下堂而見天子負扆立於堂上殆亦周始為此禮天子之體愈尊而謙德衰矣

明堂位一篇其辭固夸誕不實然世儒遂疑所載周公朝諸侯于明堂為無有是事則亦過矣武王崩成王之年雖未敢決知然其幼不能臨諸侯可信也王在諒闇百官固聽於冢宰及成王免喪而周公猶攝王事葢不

稱王耳不稱王而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者以明周公所立固天子位也周公成洛邑而郊天而謂不可以下朝諸侯乎史記載伊尹攝政朝諸侯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忠如周公攝王事以朝諸侯奚爲其不可也使不幸周公未致政成王而沒成王謚之王而入之廟猶將可矣以周公異日得終臣節而遂謂其始攝天子之非也豈非拘於讖哉當武王既崩冢宰攝政抗世子法于伯禽以教成王及成王免喪而冠周公使史佚爲辭是時而不歸政流言乃起蓋攝政三年矣伐毀畔居東二年乃以東山師歸王出郊天乃雨詩零雨其濛是

也明年爲攝政之六年作洛邑朝諸侯於明堂侯甸男邦采衞咸在周天子殷見諸侯之常禮爲壇三成而設斧扆俾司儀職之意夏商時尙無是禮明堂設扆公始盛其儀也是時公立堂上司儀擯公以下升階奠玉授玉乃出又入而將幣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旅王若公因此時事矣其明年公乃致政于成王矣

逸周書九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其缺字不可知今禮記作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雖文少易義不殊罷疑逸書缺字及禮記九采皆當作蕃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所謂荒

服者王也四塞卽九蕃也蕃國亦夷蠻戎狄也明堂之
位以其地在職方之域者則位于四門在域外者則位
應門之外故稱曰九蕃非九數也猶九天九地之九言
其極遠不可以數計者皆在此耳世世告至者不可與期
會聽其一世一至而已成王之四年歲在大火箕子來
而見封唐叔焉所謂世告至者與故不純臣也康成乃
以九采爲九州之牧焉有州牧而擯之應門之外也乎
是不可通也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拊搏揩擊四字互
舛

庶子王亦如之說

儒者爲禘之說多矣惟王子邕之言正而篤不可復易也經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者王禮也而立四廟者非必王禮也經連言之耳然則庶子王亦如之獨承上禘祖所出而以祖配云爾也黃帝之孫顓頊繼立顓頊其適與虞夏禘黃帝而以祖顓頊配之固其宜矣古稱帝嚳之元妃曰姜嫄產后稷未知稷得爲適子與非與次妃簡狄生契契其庶子與然而其子孫皆有天下而王矣則皆得禘其祖之所自出不限以庶子不祭祖之禮也是爲庶子王亦如之

祔於其妻說

喪服小記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鄭注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蓋以謂夫死而以夫祔妻也歙金修撰榜議鄭謂以夫祔妻乖尊卑隮祔之義且禮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於是祔於王父也祔於王父則於殯宮矣妾祔於妾祖姑則爲壇祔矣未聞無廟者不祔也竊謂修撰之駁鄭極當而所解經義猶未分明竊謂經所云祔於其妻者非謂夫死時之事弟言妻死夫爲妻行祔祭禮耳當夫爲大

夫而其卒爲其妻設薦祭固用大夫牲矣卽其夫忽有貶降夫雖爲士矣而其妻生固大夫妻也則於其祔不易牲以終其爲大夫妻之事至練祥則易牲矣若夫先非大夫而妻死將祔時夫忽進職爲大夫則妻可以易用大夫牲紬則緩而進則驟此於情甚順而解亦易通也

惜抱軒九經說十四

禮記說三

公子有宗道說

禮之爲義廣矣不可以一說窮也父在爲母期而繼母如母以尊禰而成孝也及爲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兄弟異母一體也及立子則以貴禮曰公子有宗道言其本無宗也上不敢宗君下則昆弟衆者或數十紛而無統宗之道窮矣禮窮則變故使昆弟一人爲之宗爲之宗者適子乎則爲服齊衰九月爲其妻服緦若大宗然若庶子乎則服所宗者大功九月而已若小宗

然大功九月固諸侯庶昆弟爲昆弟之服是雖爲宗子禮無加也皆昆弟也皆宗也或有加焉或否焉一以母爲貴賤而已先王之禮逸而遺說畧見於春秋春秋母弟則稱弟傳之所載周史伯襄王王子帶詹桓伯及析父祝鮀之倫必重言母弟何休以言母弟爲親親吾以爲不然父之子兄弟一也偏爲親是爲不能親親凡言母弟者皆適也而重言之者以重適母故耳左氏傳曰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雖春秋列國庶子爲君亦有稱母弟者而固非禮正也春秋書公弟叔肹叔肹非適也然而曰公弟者其時宣公旣以其母敬嬴

爲夫人矣春秋於其卒葬皆書曰小君其子安得不同之于適也若夫先王之禮則小君一而已故子以母貴非以爲親親也而以云尊尊也言尊尊則義重而仁存言親親則義衰而恩薄親親則禮無獨加尊尊則禮可以有加昔武王以母弟周公爲昆弟宗故曾爲管蔡衛聃曹滕諸國之宗國禮曰公子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蓋若周公焉君夫人子皆適也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明適非一人也詩曰君之宗之適子一爲君一則爲宗宗亦尊矣而加之服豈不可乎哉無適子爲宗然後命庶子其爲宗若攝然禮惟言宗其適者爲

宗道則其餘爲宗者攝也其爲親也同其爲尊也降是以無加服苟又無多庶子公子一人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矣雖然豈獨若是無宗者哉卽有宗矣其宗且適子矣然非繼禰者也非宗子也繼禰者君而公子不宗君公子所宗非繼禰而有宗道故不曰公子有宗子而曰公子有宗道宗子可無而宗道不可廢廢則昆弟無統誠有統矣如大宗可也如小宗可也吾觀鄭氏說經既得其義而爲義疏者不能詳後之舍鄭而爲說者皆妄也且多不達周制與聖人之禮意余因鄭說廣之使考禮者無惑焉

樂記說

漢藝文志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世或因志是語謂今本樂記自出于劉向所得非獻王所作者非也王禹所得劉向所得皆出於獻王其書篇多寡小異藝文並著于錄猶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並著于錄非以兩書大相懸異也自河間獻王作是書儒者各以意取之如太史公及

二藏所删錄多寡又異記雖成于獻王毛公輩然實本周人之書而獻王集之今惟其取于荀子者可考餘不知所出然其中有精言微義蓋非知道者莫能為也自漢人采獲以成其書儒者專樸頗疏于文義其樂象篇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此于諸子本書非專為樂說故其文下有大輅者天子之車也云云今取其有當於說樂者忘删其無當於說樂者魏文侯篇自魏文侯問於子夏至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記一時問答之辭盡矣其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又出於他處其文自承上意故云然後采

者以附子夏語後而忘去然後字猶集曲禮者取曾子
坐如尸立如齊忘去若夫字也故君子式黄髮發句言
故王制圭田無征於上下文類中獨加夫字集衆辭毋
若是說此經者不悟爲采集之故顧强爲說以通上下
之文則斂謬矣

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說

鄭以此士爲邑宰之士謂朝廷之士與大夫同竊恐未
必然經云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于公
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所謂練而歸者歸其家耳豈必
謂歸所治之邑乎若夫練之前士固次于公館矣然雖

與大夫同次公館而必有廬與聖室之別等級分明經傳嘗謂朝廷之士必別於邑宰之士哉葢古者大夫與士同治公事大夫得坐士則不得故曰朝不坐則居公館以服君喪亦不得同處明矣

易之失賊說

六經無失也不善學之者而失生焉學之過非經之過也雖然過之生也必以其類六經之理通於一而其用之類則不同務乎儀文度數之繁而遺禮樂之本者其失也內荒究乎心性精微之域而遺人事之宜者其失也外悖故經雖無失而學者之失未嘗不由經而生今

夫易天下之至精也冥通乎陰陽之合而藏乎神明之妙聖人得之則體用合爲一而動容周旋中禮者胥是也然而不善學之則其失於他經爲尤甚彼入其中澹乎其神漠乎其思渺乎其微以謂是天下之精而其外皆粗末也萬物爲一體而有無死生爲一塗於是耳目百體可以遺而父子兄弟人倫之接可以泛然而適遭儻然而不知所事也制義疏而恩情薄防檢弛而人事廢是不爲賊乎魏晉之閒是已士大夫以老易並言而天下爲之大亂夫子罕言性與天道而易者言性與天道之書也當周之世列國之師各以意爲教學者各以

性所近爲學苟有得于經皆可以爲美苟善學之皆可以入乎聖人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欲學者得其美無陷其失而已失于詩書禮樂者其失猶輕失于春秋易者爲失滋重雅言詩書執禮不及易與春秋者孔氏之法則然旣不能以强諸天下爲教與學者矣及毛孔子亡而微言絶數傳之後莊周滑稽之徒與所謂易之失賊雖孔氏之徒有之而况他國之爲學者哉

禮有九大饗有四說

禮有九其五者常禮也其四者大饗乃有之天子之禮也天子饗元侯則賓入大門而金奏肆夏繁遏渠所以

戒厲諸侯之義具焉故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故曰示易以敬也又曰示情也言天子所望於諸侯之實非虛爲之禮而已旣乃工升歌淸廟以示王者之德故曰示德也旣乃下管象象文王之舞以示王者之事故曰示事也於是干戚以舞大武執籥以舞大夏周制諸侯之庭得舞夏而已不賜以時王之舞武與夏籥相序而興則天子之舞也旣乃饗畢客將出以雍徹器以振羽送賓三家者以雍徹奚取於三家之堂夫亦天子之樂也非兩君相見所得用也而魯之饗賓乃金奏肆夏焉升歌淸廟焉管象舞大武焉以雍徹以振羽送賓焉此

四者僭而不協於義夫子蓋難言之以故告弟子曰愼聽之苟知此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此微辭以示其禮也大而爲義也深非可誣以用之者也或問禘之說子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示諸掌其意亦猶是而已矣子舉四者之事不及淸廟舉四者之義不及雍振羽文互備也若夫陳薦俎備百官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此五者諸侯大夫可得而爲之矣合之是爲禮有九矣自鄭氏以來多不達于此章之說故舉句讀亦幷失之（下管象句武夏籥序興句客出句以雍徹句以振羽句）

孔子閒居說

孔子閒居葢子夏之徒述所聞於子夏者其言道葢聖門論說之精者子思作中庸之亞也夫六經之道無強人以所無者而皆原於人心所不能已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之動爲志而詩以言之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者人情也禮亦順人情而爲者也故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用和爲貴故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夫人既羣居而有和樂之情矣則於其死也安得而不哀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其本出於天命之自然而流行于天地萬物之一氣可以見聞求之乎哉君子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能盡之是以志氣塞乎天地

夫欲志氣塞乎天地者非可襲而取也其要在愼獨誠意使其中純一無閒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育矣故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愼獨誠意之道也雖然是道也持之甚難失之常易於是焉有五起之辭佐之夫所謂五起者義非有出於三無之外也然而君子時以是辭誦之口而存之心使吾神移志凝久之而心思耳目百體皆從於是不執而安不守而固夫乃可持三無而行五至矣箕子授武王以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教天下者夫亦五起之同術也其後所云三無私者猶其前志氣塞乎天地之旨也其引詩聖敬日躋昭格遲

遲以致之猶其前無聲之樂無體之禮之旨也其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無非教也聖人以清明在躬合乎天地自然之理以為道而無所強于其間者猶其前五至之旨也至於先天而天弗違惟嶽降神為之生賢人以佐其治而聖人之道盡矣夫子夏弟子之為是說也夫亦善言德行矣雖然其言高明者多而沈潛差少不若中庸說之密而無病也流而為田子方莊周者諒以是與始吾讀周禮三德曰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而竊疑焉夫至德則無弗兼矣何以列三德者為既而思之人之資各有所近而教各有方或

先以知或先以行夫子尠言性道而孟子舉性善以道人者以至德爲教也曾子以孝德爲教者也孔子固兼三德爲教而以天下中人爲多故常以文行忠信四教命者敏德也若子夏子游之倫始於文學而卒於聞道故其言亦至德以道爲本者也然而不免於病者其資性有偏而弟子之受其辭以爲書者其偏或益甚也

孔子閒居一篇所言皆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之事非大賢以上不易幾也其末乃言三代之君固未能盡若是矣則勉強爲善爲天子則率由舊章令聞不已若太甲成康之爲嗣王也爲諸侯則謹身修行以協於四隣若

太王之創業是雖未能志氣塞乎天地爲王者道德之極致也然亦不失爲守文寡過之君矣葢以謂是姑爲中下之資言之而君子之所願學者有不在乎是焉爾

坊記說

禮原於人情之所不可已而法與於道之自然聖人不以性所無者加諸人以爲禮不以私意強乎天下以爲法雖其禮法之行可制天下嗜欲淫僻之失而聖人亦未嘗不以人嗜欲淫僻爲慮而豫防其流而終不可以爲聖人之意第在乎此者因乎天地而當乎人心者聖人制禮之本也及至人心放失流而不返然後㢘先王

之禮而悖亂皆作世因知廢禮之爲害而不知人心之先失久矣使自返其心則於先王之禮嗜若飲食衣服之不可去而何防之云乎故曰禮者履也禮之用和爲貴周衰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嘗遊聖人之門者於先王之禮莫不有窺焉而或未之盡也蓋言先王之禮者莫篤於荀子而以人性爲惡以化性起僞爲禮其病亦莫甚於荀子甚矣其去聖人之言遠也禮記緇衣坊記之爲皆出七十子之後其稱子者非孔子也弟其師耳而坊記謂禮尊以坊民近荀子之義至其稱雖以是坊民而民卒踰之若民性甚惡而敵人君尙刑重法之心此

九其義之駁也而儒者弟以引及論語而辨其非孔子之辭於義不已末乎

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按稱人義已見上章此章宜作善則稱天故下引詩惟龜正之猶祭義以易抱龜南面明讓善於天之義

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女乃順之於外此人臣相稱善之辭陳者其人名也稱君者猶周公稱君奭也故君陳君牙之篇皆非命辭僞作古文者不悟以君陳稱於成王之口又於畢命亦然其不辭已甚矣而以歸善於君爲成王所欲若後世庸主與其

臣爭名之意是害義之尤者也

春秋修其祖廟至其如示諸掌乎說

春秋修其祖廟朱子謂自是以下皆以所制之禮通乎上下者言之是也猶前言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之謂非第謂武周以是祭先祖之禮也夫天子於先祖固自盡其禮矣而使天下之孝子皆由吾之禮而足以達其自盡之心夫是以謂之達孝是以爲費之大也且孝子於天下國家靡不盡其心然尤必加厚於宗族乃足以伸其事親之極愛是故宗廟之禮以序昭穆序爵序事下爲上燕毛皆言周制祭祀之時於宗族之禮也鄭康

成引文王世子宗廟之中以爵爲位以解序爵之義引宗人授事以官以解序事之義於說當矣而解旅酬下爲上兼擧賓弟子則非也特牲饋食士禮也士之臣少故賓弟子在廟若少牢饋食禮以大夫官備弟有兄弟後生者擧觶爾已無賓弟子在廟矣而況天子諸候乎經所言下爲上者義在宗族不在賓也宗族于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授事以爵以官是則同異姓之位不別別於內朝而不別於宗廟者宗廟嚴于已之燕朝也然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者容子孫無爵在廟者及同爵之位則以昭穆爲次又子孫獻尸及君賜爵之時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皆序昭穆而不以爵序至於逮賤序齒皆所以厚宗人而已是五者或別於異姓焉或不別於異姓焉兼貴貴親親之義武王周公制禮曲盡如此非達孝者不能也若夫武王及周嗣王之於先王固爲踐其位矣而諸侯大夫各爲先王所授守官之嗣所行之禮所奏之樂自武王周公制之而皆先王之德意也是皆可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也夫武王周公之制禮通于天下者如此其始皆原武王周公自有仁人孝子敬愛事先王之心而後禮樂發於不可自已者也然而推以及人使周之後王以及諸侯大夫踐位行禮

奏樂者縱不得其義而荷用武周之制禮而固合乎仁人孝子之道此所以爲繼志述事之至善故曰孝之至也夫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苟知其義則治國無難仁孝之心光於四海達孝者蓋如此也

哀公問政說

孔子對哀公問政自文武之政以下至及其成功一也其辭盡矣自子曰好學近乎知以下當更爲章非與哀公言者也聖人告人必視其所能行而切告之九經者王天下之事孔子豈以告哀公哉家語之辭王肅爲之不足據也

表記說

表記之言蓋表舉聖賢之道以爲世法之義故首云子言之歸乎言當歸向乎有隱而顯四德之君子猶趙文子言吾誰與歸之歸也以子在陳歸與義解之則謬

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說

德不稱其行者誠意不足矣行不稱其德者精義不足矣以清淨爲德而修行無有者老莊之學也知及之仁能守之可謂有其德矣不莊以涖動不以禮猶無其行也君子固恥之也

辭欲巧說

古書之辭有文同而義別於理不相害也孟子貴王賤霸自以桓文詐力雄長之弊言之表記義道以霸及祭義至弟近乎霸自以古諸侯居二伯之職者言之若周召畢公是也孔子惡巧言令色自爲不忠信矯飾者言之表記云辭欲巧自爲辭令之體不可鄙率巧所以達其信究其極詩書之文皆是也執其一而病其一以辭害志不可云通儒已

緇衣末章說

緇衣引南人有言與論語意不同其爲字讀去聲言無恆之人不可爲之卜筮其人多變雖鬼神不能定也故

引詩我龜旣厭不我告猷言鬼神厭之矣又引說命曰爵愼無及惡德民也設慢使之立爾政事雖大爲祭祀而神惡其不敬矣以惡德治事必至煩亂以事神亦難矣言無恒爲害也且得罪鬼神僞古文者不達其旨故更竄易其文耳

深衣說

有禮服有深衣衣禮服則深衣爲裹衣不衣禮服則深衣爲表衣禮服長二尺二寸其下有裳裳異衣之色深衣連衣裳一之禮服之裳全幅而七之以三爲前以四爲後裳之縫不當衣之縫深衣裳半幅而十有二之其

前六其後亦六自衣督縫下屬於裳故禮記曰負繩及踝以應直袵衣左右一禮服之袵下殺深衣之袵上殺其長三尺有五寸其首廣尺二寸過尺則殺之其殺二尺有五寸禮服袵之廣屬衣而垂其殺其直者當前故拜者斂袵深衣袵傅裳中倨而末句之句中不倨則已削必見其後裳之際苟末不句則已褒衣以行也必若衣之裂其廣者當齊之上其句者當要故禮記曰續袵鉤邊續袵但謂連續其袵于前裳異於禮服之袵懸垂裳上耳其裳自開而不相連故親始死扱上袵言以前裳兩角扱于帶也公羊傳昭公以袵受言執前裳兩角也若前裳連則無山扱且執矣又曰袵當旁袵者任也言居衣之下若任也禮服之袵在衣左

襟而右之死而斂在衣右襟而左之故左衽者不祥深衣衽之在裳也猶其在左襟也衣之下其廣九尺五分衣之下去一以爲裳之上倍裳之上以爲之齊齊之廣丈四尺四寸故禮記曰下齊如權衡以應乎深衣後齊及踝左襟齊及跗右襟及要故禮記曰短毋見膚言右襟也長毋被土言左襟也袷者領也其廣二寸其長交於脊及脇古者方領苟以袷之端迤而屬之襟去其廉則不方故襟之負袷也必曲起如矩故禮記曰曲袷如矩以應方又曰負繩抱方負繩惟深衣也則然抱方不必深衣也禮服則皆然禮記因深衣而遂言之禮服者

士以上以朝以祭之服也深衣者燕居及庶人服也

以道鄉人說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十二字爲句道音導

孚尹旁達說

康成讀經往往改字本音以後學者每疑焉而易其訓然康成深於訓詁其音讀必有故未易卒棄之也奉席如橋衡鄭解橋如桔槔爲鄭學者讀居廟反夫弟子持席曳之則不敬衡奉則觸物故低昂之如桔槔然陳澔乃讀之爲如字者豈有理乎孚尹旁達鄭讀爲浮筠謂玉采色也說文引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

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然則孚之訓爲玉采色者古語然矣藍田呂與叔乃謂鄭義無據亶解孚爲信尹爲亶謂玉信亶旁達則於文義不可明愈知鄭義不可易也鄭讀急緩其怒曰急勁其於夏官緩人說亦然緩之爲勁必有古訓今雖不習聞之未敢遂以疑鄭說也

春秋說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說　隱公元年

惠公仲子者何孝公之妾惠公之母也穀梁之說是也考仲子之宮者何桓公之母也公羊左氏之說是也孝惠皆娶于商所娶姪娣宜皆有曰仲子者三傳之說各有所受執其名之同而不悟其人之異也王賵之明年十二月桓公之母仲子乃薨左氏以爲豫凶事何其誣之不近情哉魯仲子之有二也前後異焉春秋以爲一書歸賵于桓母未亡之時必不疑於桓母矣一書考其

宫於夫人子氏薨喪終之歲必不疑于惠母矣是以不嫌同稱也而猶有如左氏見之僻也聖人所不及料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隱元年

王國之臣至魯必有其事焉不言其事而言來是不反之稱也畿內臣有王使有非王使其於魯春秋皆著其來之故惟桓公八年祭公來遂迎王后於紀不言來魯之事以其遂事而知其來之故猶之著其事者矣苐書來而卒無所爲事者是不反之稱也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實來屬辭比事凡畿內諸侯奔魯宜曰來焉爾故公羊氏以祭伯來爲出奔來魯此其說殆不可

易左氏穀梁以爲非王命而來朝不正其外交故勿謂朝是皆附會難信且其辭尤有非者聘者問也朝也者見而受政之辭也小國之侯於大國之侯爲方伯連率者有受政之義故曰朝若夫王畿內諸侯以屬於天子言之雖卑者猶序于大國諸侯之上非受政之人也不可曰朝以其分而言之雖三公猶不及外小國之純乎爲君於天子有不純臣之道者苟別乎天子而爲君與外諸侯等列相朝則抗矣此必無其禮者不可以屬辭故左氏穀梁皆爲失辭然則其非王使又無他故而至魯焉者當謂之何蓋春秋一謂之曰聘桓公二十三年

祭叔來聘是也故言春秋不正其外交者以責祭叔誠當而非以責祭伯祭伯之來愆矣非爲賓旅者也

尹氏卒秋武氏子來求賻說 隱公三年

尹氏者周尹氏也公羊之說是也而曰譏世卿則非也然則何以書爲武氏子來求賻書也周之東遷也卿士不免貧乏尹氏蓋世卿而無國邑（春秋王卿以爵書者有國之辭書氏則無國之辭）其喪殆不舉武氏爲之求賻於諸侯春秋書之以傷王室之衰也自詩王謂尹氏其後世常爲卿非譏內諸侯而世世卿若尹氏者蓋鮮故春秋六書尹氏雖非以爲譏亦以世卿而始以氏著之也是年春天王崩矣王

崩而賻魯之所宜供者苟周人來責不可以言求必如毛伯求金家父求車非魯所當供乃曰求是以知求賻之必非王命也王子虎劉卷之卒也名而尹氏不名者亦如外諸侯不同盟者之卒不名也左氏以爲君氏卒聲子也夫春秋於諸侯之卒有不名於魯小君妾母之卒無不姓薨曰君氏則爲不辭矣且以爲小君也則宜曰薨以爲卒也則不可曰君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者蒙上夫人姜氏薨于夷文也不可爲比杜則以爲闕文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說隱公五年

仲子非夫人何以書夫人子氏薨隱公探父邪志而夫

人之春秋惡得而不夫人之也然則考其宮何以變文曰仲子春秋於夫人既葬則不曰夫人而配以君謚今將稱曰惠子則元妃孟子稱之矣舍仲子則無稱也夫人者死則祔先公之廟而弗專宮也宮仲子者妾母禮然而非僭也故不書作仲子宮遂其考也而後有僭也故書其考古者廟之有樂也天子命焉以樂先君昭繼祀者也祀妾母者已之私也君子不敢以已私而用天子之賜樂用六羽於妾母之宮魯始末之有也自隱公于仲子爲之魯於妾母之宮自是靡不然也然則曷不第曰用樂而必曰獻六羽使魯羣廟皆用六羽則仲子

宮弟言用樂而其同可知矣魯羣廟八佾而惟妾母之宮六佾非明著之不可知也

壬辰公薨說

春秋爲魯弒君諱晉董狐齊太史偁趙盾崔杼之事則書其國史皆曰弒君二者之於史其孰是焉曰皆是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不忍言君之被弒仁也弒君之賊紀諸簡策以爲戮亦仁也然以史義言之則晉與齊其爲正矣春秋之作也其文則史孔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因其事而易其辭孔子有之併史所載事而易之孔子所不爲也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使孔子生

於齊晉而史作焉使董狐齊太史生於魯爲春秋書羽父慶父襄仲之弑皆無隱焉吾知孔子必因其故矣惟魯舊史之文曰薨曰卒聖人則亦從之而以不地致其意以不地致意豈若明載其賊之爲著邪孔子不敢易史氏之舊非以爲正而爲後世作史者法也彼世之爲史者吾異焉旣於列傳明載弑君之迹矣而諱於本紀是何爲耶且春秋以魯人爲魯諱亦其宜也今以異世而修前代之史於吾非所不忍言者而以諱爲學春秋之義是失義之尤者已太史公本紀書申侯弑幽王趙高弑二世良史宜若是否良史之法而爲彼進退無據

之辭知春秋者宜弗爲也

州公如曹說

周有天下列爵五等而上公不以封外諸侯惟天子三公而已祿父殷王元子而爲殷侯夏裔爲杞侯雖二王之後未嘗爲公也迄周公滅殷封宋而後外諸侯有公焉賢微子而慰殷遺民之心此異數焉蔣以周召之親賢太公之勳勞出而受國不過侯伯外侯之無公也明矣王之三公爲公其子孫有命之世爵者春秋則書曰公若王卿士爵未及公傳記亦謂之公然春秋猶不曰公惟葬稱公如外侯葬必稱公爲其臣子辭也若春秋

所正書周州虞郭之公皆王畿世爵之公也周規雍冀豫三州之地相覆得方千里以爲王畿故虞在河東州在河內皆畿內之諸侯也周衰勢散與外諸侯無異獨其稱名尚存王嘗以州田與鄭鄭不能有而州亦侵於狄不能自立故周公以國危奔曹左氏謂之湻于公其故不可知而必非以城陽之湻于城陽之湻于在魯東由魯東奔魯者必不反越魯西而至曹而後東入於魯循自河內以東故必先曹後魯也說者誤以城陽湻于爲州則州不得爲畿內州不爲畿內而遂疑周建公若是之多而顧靳于齊魯燕衛不得而與也豈先王命爵

之道哉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於外曰公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此言極其明審矣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明以外諸侯之稱止於侯者其正也漢傳十襲其文而少增之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則不知其爲顛倒謬誤矣

莊公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

于秦說

一歲而三築臺必非得已者也臺守禦之備也當莊公之末年戎翟之勢方盛齊桓之烈未成魯盖有戒心焉所備之地多築城則不可及也故爲三臺以分扼要地而次年正月又城小穀以爲守禦以待戎翟爾翟滅邢衞而齊桓幸能拒之此非魯所敢先必者也使過衞而

東南害必中於魯矣齊桓之功莫盛於拒翟而怙荆爲小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以言翟豈言楚哉魯始者岌岌焉築臺與城其去爲邢衛也幾何而卒不必籍乎臺與城之力而國無寇警微齊桓何以得此春秋之時以臺爲守禦者多矣昭公攻季氏衛蒯聵入於孔悝皆據臺以爲固說春秋者一以臺爲游觀之娛則不達乎情矣莊公雖無道豈一歲三築遊觀之所而又絕遠乎國都亦胡取哉春秋書是悲天下之難幸齊桓之功抑譏魯之不能自振而區區于城障之險者則有之而非譏公之疲民以自娛也

滅夏陽說　僖二年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春秋於是三者之亡皆書曰滅社稷猶存而君死焉則曰滅狄滅衛胡子髡沈子逞滅是也社稷與君猶存而邑民盡矣亦曰滅虞師晉師滅夏陽吳滅州來吳滅巢是也夫取其地而據其人民者晉之謀也恣殺掠以快其貪者虞之志也是以先書虞聖人惡虞之惡有甚於納賄者矣居城字荀子議兵始見之蓋以前謂之滅

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說　僖八年

禘大祭也何以謂之大祭周禮享先王所舞大武而已

惟於后稷之廟而禘嚳然後備六代之樂及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魯於周公之廟而禘文王用四代之樂其於羣公固未可也後乃以備樂祭於羣廟故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其祭非禘也而魯人以用禘樂亦皆曰禘傳所謂禘於武公禘於僖公禘於襄公者是也以用禘樂而遂曰禘君子以爲不可以屬辭故未嘗書諸春秋昭十五年書有事於武宮而已惟禘于太廟乃書曰禘魯禘固非禮也沿其失滋甚而名又不正是以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然則書吉禘于莊公何也亦于太廟而以莊公主入也使就莊公主而祭則春秋宜曰莊宮

矣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何也禮不善嘉事因夫人之至未及當禘之年而爲之禘非禮也禮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人君終喪追祫則祫追禘則禘以閔公二年吉禘後計之僖公二年當終喪吉祫四年當禘七年祫九年禘玆僖八年未及當禘之年也莊公以夫人至而丹桓宮楹刻其桷僖公以致夫人而禘于太廟皆設宗廟以逆禮而觀諸婦人其悖於周公不已甚乎左氏以夫人爲哀姜者非也哀姜之亡久矣春秋於君之妻生則曰夫人死則稱謚與姓

展夷伯之廟說　僖十四年

古者無謚至周初始有之謚者號也總其生平之行而爲之號然有以行爲號者有弟諱名而舉字爲號者葢周人亦謂之謚周祖王季以字爲號即其謚也成康之間卿士公侯爲特謚者周文公召康公而已其餘康叔蔡仲禽父燮父丁公之倫皆以其字爲謚穆王以後王朝卿士列國之君始皆爲特謚而列國大夫猶弗爲也故衆仲曰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故字謚氏三者同一言此春秋以前列國大夫之禮然也夷伯益以字爲謚者劉原父不明春秋以前字謚之禮又不思禮大夫歿矣則稱謚者字春秋未嘗名既歿之大夫原父乃疑

夷伯非謚而謂春秋當名之或氏字之是說之不深考者也周宋之禮日益以侈入春秋後字爲謚若宋孔父此用穀梁說及孔子沒哀公誄之曰尼父間之而已其餘大夫大抵皆特謚然姑猶以謚配字者僖伯共仲之類春秋之末率以謚稱子不復連字此非所謂後進之于禮者與哀公之于孔子賜謚而不賜族夷伯者或嘗賜族爲夷氏與或未賜族故左氏舉其子孫之氏加之曰展氏與皆未敢知也而其必以字謚者先進之禮然也

猶三望說　僖三十一年

魯境東北負泰山東南及海春秋書城諸諸固濱海矣

其西北不及河及濟故春秋曰魯濟濟瀆也宜望祀之然則魯三望者海岱濟也公羊所謂海岱河者其齊之棨與齊人以所睹於齊而施於魯是失也

昭公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說

孔子之作春秋盖因史舊文史書黑肱以濫或承上有事焉故不云邾孔子删其上文而於此因史之舊而未增焉耳杜氏以爲闕文是也公羊之說僻矣而左氏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爲懲不義之義則亦非也夫孔子於此亦屬辭之常體耳會盟征伐之事國之重事一國所謀者也使大夫則尢重故名之非使大夫則少輕故

人之言是彼國之人所爲耳若夫竊邑出奔此一人之事而國人不與其罪也苟書邾人以漆閭丘邾人以濫得乎其人已接於魯矣又不得書之曰邾盜然則非書其名無以書也殺人者固當爲盜齊豹曰盜三叛人名此皆史氏常體耳彼其恐爲不義者豈因名與不名而有所懲懼者哉聖人即事以存善惡之迹於其名與不名抑豈有所重輕於其間哉夫公羊左氏抑皆不達聖人本志而求之太過者與

吳入郢說 定公四年

春秋何以書吳入郢曰屬辭之體固宜然爾春秋有宜

以國稱者有宜以邑稱者朝聘會盟征伐誅殺宜以國
稱城其邑及火災及被圍入宜以邑稱天下諸侯國之
名皆因乎邑之名故春秋所以邑稱之稱與國異而書
之不異荆州也楚夷名也古以其夷也而畧之謂之荆
楚猶之淮夷徐戎之謂爾詩魯伐征楚是也春秋書之
或曰荆或曰楚葢所以名其國者異於諸侯衛有楚邱
夾荆楚宋嘗有楚邑也不可曰夾入楚且諸侯有遷邑
都者因舊邑名而被新邑可也昔者邢已遷夷儀故夷
儀曰邢夾故春秋書曰城邢衛廬於曹而城楚邱故春
秋不書城衛而書城楚邱其後楚徙鄀徙壽春曰郢非

係以楚以楚非邑名不可以被諸新邑也故春秋所以
邑稱之稱與國異則書之亦異春秋國名而非其邑者
三周之邑曰成周故曰成周宜榭火曰天王入於成周
曰城成周楚之邑曰丹陽曰郢故書曰焚入郢徐之以
州名國也猶之荆也昭十二年楚子伐徐左氏傳曰圍
徐非邑而曰圍於屬辭不宜其邑之名不著則春秋曰
伐而已

惜抱軒集經說十六

論語說

孝乎惟孝說

孝乎者君子之自致於親也惟孝者道所當致於親者也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文王之爲世子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有過非孝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有不及非孝也夫子告子夏曰禮乎禮禮而不於禮是非禮之禮大人所弗爲矣孝而不惟孝是生事不以禮死葬祭不以禮苟以私意違道以事親者矣

林放問禮之本說

聖人與門弟子雅言執禮而已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禮之本非所以教常弟子者也然而當時天資高明過乎中庸之智者罔有獨見聖人制禮之本者矣琴張曾晳之倫皆是也其識固卓出乎小儒之陋而上徹乎禮樂之原然而極其弊將有知和而和舍棄儀節放軼規矩而不顧雖當聖人之存大義未乖未必遽至如莊周所云臨喪而歌謂常人惡知禮意其悖若是甚也然而極言禮本亦足以啟其端矣林放其狂者徒與故舉禮之本為問聖人覺其所求之高遠異乎常人之問故歎其大也顧禮之本不可輕言而放尚未逮于可語一貫

之哲故茀告以甯儉甯戚此固行禮者眞意所存禮之本之可見者學者守之既不違聖人制禮之本旨又必不至有但求本而遂至遺禮之病者聖人所以進掖其美而裁狂簡之旨亦於茲寓云

奧竈說

貌伯父萓塢先生說曰鄭康成注月令引中霤禮曰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肺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由是言之迎尸祭于奧之祭在後而祭主

于竈陘在前與其媚之于後不若媚之于先仕于衛者與其徒干于衛君不若先納交於左右用事之人之爲得也竈之祭乃祭宗廟燎爨饎爨之竈非日用烹飪之地故在廟門外而奧爲廟門外之西屋以鄭引中霤禮推之葢祀戸及中霤迎尸祭于室之奧祀竈及門行迎尸祭于門西之奧

射不主皮說

凡射之侯有三一曰五采之侯畫布爲正者也古者與賓客燕射則用之梓人職所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二曰獸侯布侯中畫獸天子之侯畫熊諸侯之侯

諸侯大夫之侯畫虎豹士之侯畫鹿豕此君與其臣燕射所用梓人職所云張獸侯則王以燕息是也三曰皮侯以熊虎豹之皮爲質設於侯中是謂棲皮曰鵠此因祭祀而大射於澤宫之時益祭之義序事以辨賢故取服猛之義亦微倚乎武焉梓人職所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此三者皆非主皮之射夫皮侯棲鵠固用皮矣然而終不可謂之主皮之射者蓋雖虎豹之猛而革非甚堅也故其義稍取乎大而非專重乎力不可云主皮也若賓燕之禮尤倚文焉故弟以布侯也鄉之飲酒也以賓禮禮士也其射亦賓射而已其侯亦畫布

而已若夫主皮之射軍禮也所謂貫革之射也閭百詩謂主皮之射與貫革異者其說非是國中賓燕之禮無所用之也然而周禮鄉大夫職乃曰以鄉射之禮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者葢鄉大夫於三年大比之後既興賢能矣賢能士之在鄉學者也若庶人未嘗入學而其中未必無傑士焉故復以鄉射之禮詢衆庶以廣取之曰衆庶則非士也曰以鄉射禮則非鄉射也其所以取人者則異鄉射布侯之常制夫士有拳勇股肱之力亦國家干城所賴不可不選以備用故其射不用侯而張獸皮既張獸皮取貫革之勇則所張者必牛兕犀可用爲甲者之

皮故司弓矢職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者是之謂主皮之射矣後世禮衰鄉之取士雖當鄉射正禮亦變先王興賢能之法而用鄉大夫詢衆庶之法此尚武之意盛矣故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

鄉射有禮射有主皮射故儀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蓋禮射欲遞休人力故作三次升降每次發乘矢若主皮之射不作三次蓋不勝者既不能貫革矣即爲不取之衆庶不必又射矣而勝者若待其少息復射不足見力故乘矢之後再發乘矢愈多可也夫主皮軍禮也兩軍相當射者能以四發息

乎故必使又射也鄭註禮射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已此註義是而辭未顯鄭意言鄉射與大射賓射燕射同爲禮射非謂鄉射在禮射外也鄉射正可謂之賓射鄭豈不知本篇爲禮樂射乎且大射賓射燕射之不主皮亦何待言惟鄉射中有禮射有主皮射故記之耳至鄭註主皮之射不據周禮鄉大夫專屬詢衆庶解則於經旨不能分明其言主皮乃張獸皮無侯則的當不可易也

左邱明恥之說

左邱明者魯君子而孔子之弟子也孔子謂所恥與已

同其志是以與同觀於史記而作春秋邱明因之作傳然而今之左傳其好惡不當于聖人者十有三四是何耶夫亦有攸存焉而非邱明之過也昔邱明作傳授之曾申曾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鐸椒鐸椒授虞卿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蒼然後及漢夫左傳之文非一人所能備也自曾申而降益累增焉以吳起之倫而附會私意以說春秋何怪其與聖人謬哉吾始者讀將軍文子篇孔子爲子貢舉商周賢士僅十一人而介山子推與焉其爲人也易行以俟命觀于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其不進仕于晉國者爲親故耳而左

傳乃以怨恨文公之不及以祿懷憤而逃則其志行抑
何僻戾耶既而思之此殆吳起因其大異已嚙臂盟母
之行惡言子推之孝德從而易孔氏舊辭乎何其事之
不近情也吳起始仕魏而卒仕楚故傳言晉楚事尤詳
而為三晉之祖多諱其惡而溢稱其美又善于論兵勢
意此等多起之所益未必皆左氏之文固然也太史公
班固皆不載左傳在劉相傳之序劉向別錄幸載之孔
穎達陸德明並傳其說太史公傳吳起曰學於曾子檀
弓記曾穆公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曾子曰申也聞諸申
之父是曾申之稱為曾子也以史記之傳證之別錄是

以知其皆不誣也左傳本孔氏之遺書不幸曾申一授而得吳起又不幸在漢之興也以劉歆歆之論曰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甚哉小人之言也而後世遂悉以其過歸之左氏矣且夫左傳自曾申傳之而孝經亦出曾氏是以左傳孝經有同辭者不亦宜乎朱子不察於此乃疑孝經爲勦襲左傳而謂論語之左邱明必非爲春秋傳者嗟乎由是言之邱明爲吳起之倫長蒙詬于千載也不亦痛乎是不可不辨

季康子問仲由從政說

政所從出者冢卿也位非冢卿而冢卿授之一國之任

身率以聽焉是謂之使從政若子皮之于子產季桓子之于孔子是也當定公之時孔子有東周之志將廣魯于天下惜乎說行于桓子而小人間之不獲終焉此道之將廢也若夫哀公之時無論道不復行于天下也而魯且日危魯固不能用孔子矣苐使由求賜三人者一居當國之任治一國而保之固皆有餘力以比孔子三月之事則不能以比子產之全鄭則可故曰於從政乎何有當是時也大道之行聖人葢無望於魯矣閔子騫嘗齊衰趨事於少壯之日及孔子歸魯道之不行則不應季氏之聘彼以謂苟非行義天下如二三子之事葢有

不足爲者云

自行束脩以上說

束脩者贄也卿羔大夫雁士冬以雉夏以腒故束脩以
備無雉之時者禮也無論其時惟便而已則贄之尤薄
者也以士相見之禮始見于先生雖贄以束脩不害爲
有禮而可教故始見而必誨之而况繼見朝夕者乎贄
束脩而必誨之而况羔雁雉備禮者乎禮尊可兼卑故
男贄可以束脩卑不可僭尊故婦覿不可用幣士相見
禮曰夏用腒腒卽脩也曲禮左腒右末是也白虎通引
其文曰夏以脯鄭解儀禮必以腒爲乾雉者不必然也

過位復其位說

位者路門外雉門內朝位也天子五門庫皋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而皆有三朝庫門內雉門外有外朝國有大事以詢萬民此朝不常御天子應門內路門外有內朝司士職正朝儀之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皮弁以日視朝皆謂是朝也王路寢有四出門故王路門曰南門鄭注云國門非是諸侯雉門內路門外有內朝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是也天子頒朔自巳故視朔聽朔同地諸侯奉天子朔故聽朔必于太廟而視朝于內朝此內朝亦曰治朝亦曰外朝

以視路門內更有燕朝故曰外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其在外朝司士爲之位文王世子所云外朝者乃玉藻之內朝也其所云內朝則燕朝也經不著諸侯治朝諸臣立位之所在惟聘禮載使者受命于朝卿大夫皆西面北上又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意諸侯治朝卿大夫與士分位東西向無北面立者與前儒約燕及大射禮言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按此自燕朝位以說治朝非是夫孔子曰朝于茲其常也然方其從政于魯蓋與聞國政之要矣故入路門而就燕朝議之若韓獻子從公于燕寢之庭而議遷新田之事矣是以論語記其過君虛位將入路門而升堂堂者

門堂也庫雉門無堂而路門有之入于寢門議畢出門而復下堂故曰出降一等爾雅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故設階趨者設門堂階也既趨而復治朝西面北上之位是時君與大夫雖隔門猶朝服以俟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故孔子猶踧踖也夫三朝君臣皆立無有坐者皆在庭無在堂者燕寢固有堂矣然燕則升之而朝則不故曰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古人有通稱之朝有正朝禮之朝正朝禮則三朝是已通稱之朝則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及左傳國遷朝焉退朝于庭使外僕速張于除檀弓朝不坐燕不與皆是也

此但言治公事之地爲朝耳大夫與士共治公事大夫坐士不得也鄭注禮記云朝燕于寢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鄭義雖異余說然所云朝燕者以朝燕爲一事朝者見君之通稱而非正言燕朝之禮故鄭于周禮太僕註云燕朝朝于路寢之庭曷嘗謂燕朝可于堂上坐耶爲檀弓義疏者自爲謬說云燕朝坐于堂而解論語者遂從之誤矣必謂朝于堂上則禮有二焉觀及大會同是也然而坐則無矣

古者天子諸侯禮異天子諸侯皆有屏皆曰宁然天子外屏屏在路門南王又在屏南故曰朝在路門及屏正中是謂門屏之間是爲天子當宁諸侯內屏屏在路門

內兩塾中齊風所謂著卽宁也故曰邦君樹塞門君曰朝門外雖背宁而遠故不曰當宁天子諸侯皆臺門然諸侯一觀下有堂不容車行故君出大門而後就車禮也天子兩觀臺在左右而中容車故乘象路以視朝王旣乘車朝意公卿亦得乘車至朝所庭燎有煇言觀其旂其以是歟周禮樂師鄭注王如車出之事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反降于阼階之前

不撤薑食不多食說

古者有庋食之閣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閣與其坫也與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造脯醯

韭菜則不徹廢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康成說廢閣有三牲之肉非是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葷亦葷也孔子以爲葱韭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廢薑而已雖常廢而以辛善散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儒者或讀不多食與上文不屬則說非矣聖人不惏于食尚待記而後明乎

從先進說

孔子處周文盛之世守爲下不悖之誼奉先王之禮而不敢易故曰今用之吾從周此與弟子常言者也然而周之文固美矣而其過盛則足以傷質盖非特遠於季

世而其弊遂極雖當周公成王之治而固已啟其端殆有不及乎夏商以上者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非與弟子常言而問言之者也顏淵問爲邦子告以兼用四代之法如用之者亦得邦家而爲一代之制之謂非尙爲周守法之謂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聖人變易一世益欲軼三代而反唐虞其勢極難而聖人能爲之子貢謂賢於堯舜殆亦將謂此吾嘗謂禮運稱大道之行越三代之英及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記述其詞氣抑揚之甚益屢傳而失其本眞然而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要不若

論語不明指四代之異苐言先進後進雖示所願從而未嘗有所譏議此固聖人語言之至善而記之最得眞者也儒者乃解後進爲周末之事則不然周之末豈有謂盛周爲野人者且周末如鄭衛俗樂固不足言而舍是又安有所謂樂者哉樂從先進固卽樂則韶舞之謂乎

顏淵死說

嘗考孔子失魯司寇而去魯葢當定公十三年其時孔子年五十有五自是三年而定公薨又十一年當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而反於魯故太史公孔子世家

謂去魯十四歲而反於魯此不誤也而記定公十三年十四年孔子在魯則誤矣與其十四歲而反之說及魯世家及考之他書度其事勢皆不可合也江愼修羣經補義已有此說

孔子之去魯也顏子從行而其父則不故弟子列傳云其父子皆各異時事孔子及孔子反魯而顏氏父子相見者一年顏淵之死蓋哀公十二年孔子年六十九時也顏子少孔子三十歲計其卒之年三十九矣吾於是知弟子列傳云同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二乃三字之誤也伯魚之年五十而死則未知孔子十九歲生伯魚六十八而喪之邪抑二十生伯魚六十九而喪之邪

然可必知者當孔子反魯之後與顏子之死差先焉爾故淵死孔子以荅顏路之請車爲椁之不可也次年顏子家餽祥肉孔子年始七十若云回二十九蚤死及王肅僞家語云三十二而卒其時孔子皆在道路皆不得見其祥肉不可得餽而伯魚猶存也孔子于哀公時反魯雖不如昔者之當國政然猶爲大夫吳人來聘嘗發幣焉蓋哀公以師友之職處孔子故多問對之辭吉月必朝如有政吾其與聞請討陳恒定禮樂亦其職也孔子亡而哀公誄之雖日過禮然必非以加於匹夫故孔子於顏子之亡有吾從大夫後之說也然則孔子之于

哀公亦所謂際可公養之仕者與

杜元凱于哀公十二年孟子卒傳註云孔子始老孔疏亦以謂孔子自衞反魯宜有職焉于是始老致事吾謂非也蓋在職而遭小君喪宜彼此相弔故曰孔子與弔其後二年陳恆弑君孔子請討曰吾從大夫之後是尚爲大夫可知也杜氏之解猶未盡得耳而劉光伯反云子貢誄哀公生不能用諸書無云孔子仕于哀公規杜之過則近愚矣哀公雖以孔子爲大夫而不以國聽是尚可云能用也乎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說

孔子之告哀公曰古之君子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以孔子所諷推之哀公者多欲奢縱而不恤民之君也故曰今之君子求實無厭夫人君之德必在恭儉愛人而況其於饑歲乎公曰年饑用不足有若曰盍徹乎言人主之職求足民而已足民必薄征薄征必先儉已苟弟欲足已而已則求實無厭二猶不足雖過二終無足時也苟欲足民而已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夫何不足之有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與猶謂也周人語多如此國語召穆公曰其與能幾何言王

自謂能弭謗然可謂能幾何耶襄二十九年傳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昭十七年傳梓愼曰其與不然乎解並同之有若言百姓足卽當謂之君足君用小之亦不害其可謂足也故註云君民一體也解與爲取與義或解共義皆非是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說

子路冉有皆嘗爲季氏宰然子路爲宰當桓子之世孔子用於魯之時也冉有爲宰當康子之世孔子不用於魯之時也子路之志蓋與孔子差同將張公室而與魯及冉有之爲季氏則利私家之意多矣是以子路之於

季氏可以間而冉有之仕季氏聖人多所不與也定公十二年墮三都其時季孫意將聖人甚至未幾乃受女樂聖人不復言子路不復諫者以其意先疑而不用其說矣其所以疑而不用其說者蓋公伯寮之徒爲之也所謂彼婦之口彼婦之謁者與聖人非不惡讒而欲正其罪也然猶是季孫始者能意將聖人是必天之啟其衷也俄而不將孔氏是必天之不啟其衷也天命如斯而吾強執公伯寮而誅之以快一時之意然而國之朋黨不已交爭而禍安知所極乎是小丈夫之所爲也是不知命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說

禮士冠而後容童子走而不趨不爲容也在其家無事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不爲賓也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于孔子葢其容有如成人焉者故或疑爲益者與夫子謂其居于賓之位以客禮自處遂與先生並行踰節越等損于童子之德非求益之道也欲速爲成人而已成人烏可速爲者哉童子則失矣其父兄俾之將命者豈非過與

樂則韶舞說

王者功成而作樂舞各象其功德未有相沿襲者也韶

樂其至矣三王以降所遭之世所立之事不同作樂之成非不欲比乎其至者然終不可倣傚而强合也若立諸學以教諸學者用諸宗廟固可取前代之樂用之矣顏淵問爲邦子曰樂則韶舞王者未作樂之時取先王之樂宜于民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周人以夏樂教民故男子二十而舞大夏及作大舞並薦宗廟故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而又以大夏頒之諸侯使事其先公使孔子而有天下其後作樂或遂能及舜未可知也然終不可謂曰韶舞惟教士薦宗廟頒諸侯則必以韶舞使男子二十則舞之若周人

之於大夏也古聖人之作樂也必非其自爲以彰巳德
也文武之舞成于周公韶夏亦然太史公曰禹乃興九
韶之樂屈原曰啟九辨與九歌舜聖人也而成韶舞者
禹則又聖人禹固聖人也而成大夏者啟此大夏所以
終莫能逮韶也哉
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
濩大武此大司樂所掌以備祭祀者也非國子人人能
兼此六舞也人人所能舞者夏樂而已非夏舞而學之
者文之象箾武之大武而已其餘士不備學也周人惟
於宗廟禘祫備用六代之樂故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

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魯禘
文王用四代之樂自韶以下故曰魯有禘樂非禘而祭
宗廟則周人用大武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是也然
雖舞大武必兼大夏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
大夏者天子之常禮也白虎通義引禮曰夫賜樂者不
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故諸侯不得舞大武又不得
舞韶濩故晉悼公非於宋國未嘗見桑林也惟夏樂周
以賜諸侯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
佾禮也雖魯之羣廟其始亦然後乃濫以禘樂薦耳何
休曰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孔子於禮樂不欲過文欲

從先進不恤夫近野在齊聞韶而太息然則爲邦則以韶舞祀先祖推及天下諸侯以易大夏不亦宜乎

樂有文舞有武舞羽籥爲文干戚爲武大夏文舞也韶亦文舞也故曰簫韶簫亦籥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文舞之道也然則周不以時王樂賜諸侯者亦以武烈非所以爲諸侯勸與韶樂經秦及漢猶存漢謂之文始舞武王大武曰五行舞文始舞以羽籥五行舞以干戚與漢自制之樂並施宗廟猶周制也自武帝太初以後行夏之時矣漢之宗廟未嘗無韶舞也在孔顏則爲建中百王而爲之極在漢則具文以塗耳目而已嗚呼本

末之相懸不亦甚哉雖然洎漢亡而天下遂不復聞韶之髣髴是亦可痛已

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說

大臣受君命以有其臣臣之受命于大夫者受命于國君者也不幸而大夫背君則奚從曰諫主以正之以從君可也不聽則舍而去之以潔身可也助主而畔君則爲亂賊當誅然則助其君而畔其主可乎曰苟爲其人奚爲而不可湯武奉天而誅其王家臣而有如湯武則亦將奉君而誅主是二者非常之事也然而聖賢行之亦以爲常道然何也其心與天一也從天而誅於道奚

歟焉公山弗擾之畔畔季氏也佛肸之畔畔趙氏也季氏趙氏魯晉之逆臣也使孔子爲之輔弱君黜强主信大義於天下王者之治可復見東周可爲也彼弗擾佛肸非其人也雖非其人苟一惟孔子是從則亦可用以行吾道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豈虛語哉苟不一惟孔子是從其閒少有爲利之志則小人之爲亂者而已是其是非閒不容髮非子路道所能至亦非其智所能知也夫子之言蓋引而不盡云

子見夫子說

夫子當時大夫之通稱也子路以常農夫視丈人謂子

見有車服如大夫其人者過此乎此因問路人之常語不知此言非所當言於高人逸士之前者故丈人不荅所問言當世卿大夫特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耳孰足以言夫子者乎此即孔子噫斗筲之旨世謂其以詆子路恭失之

四飯說

叔伯父龕塢先生說曰周禮禮記但言君侑食舉樂而已不言四飯惟白虎通義云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四飯之義得此始明白虎通以四飯爲王者之制諸侯三

飯卿大夫再飯而說太師摯爲紂樂官故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然魯國用天子禮樂矣以師摯諸人爲魯樂師與孔子同時固可通也朱子或問亦用白虎通之說但言魯用諸侯禮三飯則恐未然果爾其官應自三飯止不得自亞飯始也若儀禮特牲少牢所云三飯九飯十一飯者賈疏云食與飯有大小之名一飯爲一口此與論語義殊

天祿永終說

堯命舜之辭若曰汝爲天子則當允執中道而嘗哀念

四海之困窮則天祿可以永終而無傾覆之患矣舜之所以命禹其辭不可闕要亦師其意耳豈必襲其辭哉三代王者咸守是道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即允執其中四海困窮之意矣考終命者福也君子曰終永終豈可以不善言哉包氏釋困窮爲窮極其遠之意則失之而解天祿永終不謬因漢儒相傳之正說也作僞古文者以謂舜命禹必襲其辭又分晰四海困窮句於下以謂文理易順而不悟其大不順矣

惜抱軒九經說十七

孟子說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說

畝者田之高起如隴者也畎者田之墾下如溝者也此皆以形名之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此言三代之與其以田授民之制同而為畝之大小異也蓋自禹盡力乎溝洫而井田之制定焉方里而井井有九夫之地溝洫環之三代豈有變哉千年不變者溝井也歲一變者畎畝也故井與夫不可為

廣狹而畝可以爲多寡稷始教民稼穡大抵其畝廣而畎亦廣其後世漸易而狹廣者則少狹者則多廣者便於田間往來狹者便於隤土以附禾是以三代因其民所爲畝之廣狹而定爲多寡之名要其予民也皆爲一夫之地曷嘗有多寡廣狹哉周之詩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明周甸卽夏甸也周既定制之後人以周尺計之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而實則畝以形名者也非以尺步計爲名者也先王井田之法以八萬夫爲同之地畫分之爲百成八百夫爲成之地畫分之爲百井然後一井畫爲九夫一夫歲爲之畎畝自大而畫之爲小非自

小而累之爲大也百步爲畝畝百爲夫此以說周制則可以說畝本義則不可彼夏商之尺非周尺安得以周尺步說夏商之畝乎殷人一畝其長如周而廣則益之有半夏后氏一畝其長如周而廣倍此孟子所以言三代異也不然使一如周畝而多少之授民殊焉是夏后之民歲收雖穰不能供八口之食也況儉歲乎且三代必於更姓改物之時屢變井田溝洫之制爲之恐累數年而不能成徒紛紛擾亂天下愚者所不肯爲也而況於聖人哉漢趙過爲代田法一畝三甽此記者循俗計步爲畝之說而云耳夫三甽則三畝矣畝可以多可以

寡計趙過之一夫三百畝猶夏后之五十殷之七十也

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說

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此皆周書之言也孟子於宋小國章引其辭詳于齊人伐燕章引其文畧然其爲兩引商周之事以明王道則一也說孟子者誤以徯我后后來其蘇與若時雨降民大悅爲一事疑其出於商書而於宋小國章遂斷其辭與下文不屬及僞古文因說孟子者之誤而徑載其[illegible]于商世遂不悟其篇為周矣夫是語也固非伐紂之辭也意武王克紂

之後而東伐奄國或周公東征時之書故其文曰我后曰我周王是天下固已定於周之辭也已定於周而有不爲臣是以爲罪而民心皆徯我后欲我后之東征征者上伐下也徯之而至則篚厥元黃矣不然彼不爲臣於武王伐紂之初者焉知其非義士乎且非第此也卽孟子所引泰誓亦非伐紂時之誓也周之泰誓蓋非一其前後相去或數十年但大誓師卽名太誓耳史記周本紀所載之太誓未必非眞伐紂之太誓而經傳所引太誓漢以後不得見於尙書者不可定其何時之太誓也墨子引太誓云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其行甚章

爲鑒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時喪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此明言鑒紂之既亡豈伐紂時之辭所宜有哉馬融不悟而疑之作僞古文者遂盡以傳之伐紂之時甚矣其詐且愚也我武惟揚于湯有光此殆以周公而稱武王用兵之義以告天下若多方言周王靈承于旅者可也若出于武王之口豈若是夸哉因僞作書者而被聖人以過其當惡孰甚焉

楊氏爲我說

世或謂孟子不斥老氏非也名各以時著楊子老子之

弟子也其爲我之義老子貴以身爲天下之義也當孟氏之時楊氏之名有著於老氏故孟子書獨舉楊氏莊子書之陽子居即孟子書之楊朱及莊子天下篇數老子不及陽子居猶孟子舉楊子不及老子以其道之一也而昌黎與孟尙書曰釋老之害過于楊墨分老楊爲二類亦詞之失者與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說

此公明儀與孟子他處所載非一人蓋孟子弟子因聞羿有罪語而疑問爾或曰上文孟子曰字乃曾子之誤此章乃曾子語孟子述之或曰公明氏也公儀亦氏也

此自爲公儀明字倒耳是三說者必有一是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說

人子之心常無窮以義有可以自解而遂已焉是恝也以外人觀之如舜之孝而父母不悅其若之何哉若舜自以爲吾所爲者於義已盡而父母不悅其若之何哉是以他人待其親也莊周曰事其親者不擇事而安之孝之至也如周之說抑孝之猶未至焉爾夫當瞽瞍之不悅舜往于田之時舜之心以爲此必吾不能盡志於親以致親之不悅是以號泣而怨悔也夫豈以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遂無餘事哉是以終于底豫也郝黑肱

以謚來奔左傳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其所謂不可不愼義乃在下猶孟子先言若是恝而恝之義乃在下也萬章曰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古人文之類是者亦多矣

舜禹益避爲天子說

陶唐虞夏之興舜禹益爲之輔相天子崩百官總已以聽既免喪惟恐逼君之子避而去之然則將逃諸野乎是不然臣子之位不可逃舍先王命職而孤立其子於上不顧棄吾民則非仁隱處以爲節則隘是數者皆聖人所不爲夫聖人所爲天下之中也且夫薦諸天而所

薦者又避君之子是皆推明聖人之意云爾堯舜禹益易嘗以此自命乎哉余考孟子竊謂南河之南陽城箕山之陰皆侯國而舜禹益之避居各返其國焉爾諸侯返國則爲藩臣新君苟召之則又爲鄉士於臣子甚順於事勢甚便且安其意則避君之子其迹則爲諸侯就國而已夫奚以逃且匿爲言逃且匿者其習聞許由卞隨誣誕之說而遂以加諸舜禹者與而不知其於事實遠矣昔者舜耕歷山漁雷澤作什器陶邱販於頓邱就時于負夏此皆曹濮衛地在南河之南是時舜居三年成都矣及其登庸堯必命之國命之國必不易其所已

都然則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者舜國也世本曰禹居陽城蓋在嵩山下嵩山古曰崇山故禹國曰崇國父曰有崇伯縣其國之興以融降崇山爲之徵然則避舜之子於陽城者禹國也既而皆不得終于諸侯舜于是都蒲阪禹于是都陽翟舜始居衛濮負夏地孟子謂之東夷自東夷而蒲阪故孟子謂之中國茲二聖者其爲帝都也者其爲侯國也隱故說孟子者或失其義然使所避猶非侯國也則朝覲訟獄者安所容而謳歌者何所向哉不且大失天下望乎益之事不可詳矣然箕山之陰必益國也當舜避堯之子自平陽而東南至南河逾

河而南止於衛濮禹避自蒲阪而南至陽城益避自陽翟而西北至箕山之陰舜之避也道最遠禹之避也道遼次之益之避也近惟各之其國則遼近不得同焉爾古雖更姓改物而新君不據舊君之都邑孟子曰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纂也舜禹之侯國小而堯子在平陽舜子在蒲阪爲國君而守宗祀如故舜禹不更建都邑則無都矣是以之蒲阪陽翟也武王勝殷猶不取紂之攸都以畀武庚居焉而況其在虞夏乎朱子孟子或問云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告歸二字殆當不可易鄭康成之注尚書大傳謂負夏衛地是也而云歷山在河東則非也此沿楊子雲河東賦之

設耳漁陶之于耕田不應若是之遠曾子固已難之然子固以指歷城南山其相去猶遠也蘐按春申君說秦王云割濮歷之北元和郡縣志雷澤縣西北歷山舜所耕此則與其漁陶地相次疑近是矣又其地西去梁國虞縣不遠虞縣故舜居也昔所謂嬪於虞者也若河東之有虞城蓋有虞氏既都蒲阪之後而名之耳水土未平草木禽獸方盛兖州之民乃宅高邱舜居深山之中者固兖州之歷山也徙而成都者梁國之虞縣也皆南河之南地也媯汭漢人不能言其處然宜亦在兖豫之間至皇甫謐者乃因虞城而附會謂媯在河東此何據

耶吾謂虞思之國葢在河東之虞城以其承商均以來之故都且羿方强滅相于濮陽少康必遠避之以居河東甚澆能戒之其宜也柰何後儒反以梁國之虞爲虞思之國而河東虞城反爲舜未爲天子之故都哉漢地理志陽翟禹所居太史公曰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啟有鈞臺之享鈞臺在陽翟南武王將都豫州曰其有夏之居禹都陽翟其可証于經史者甚明夏之都河南者甚久故夏后皋墓在殽南陵帝發至桀其間乃遷河東安邑故桀之國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而皇甫謐乃謂禹都安邑此與臣瓚謂桀都河南其說兩

誤矣

主司城貞子說

司城貞子蓋郎左傳之公孫貞子以尸將事于吳者陳人也言孔子是時由宋至陳擇得貞子以爲主故孔子居陳最久不肯以當阨而苟適他所耳

孔子獵較說

天子諸侯祭而田以爲乾豆者禮也大夫祭而田非禮也大夫而拜上其亡君也不待充類至義之盡而著矣是以孔子違衆而從下田而較禽多寡以祭其亡君也必充義而後著也是以孔子不違衆而獵較曾君徵政

在季氏孔子畀賤季氏少知之而假以權爲見行可之仕非如子產爲鄭正卿又有子皮授以政而躬率以聽其得鄭之專也豐卷祭而請田子產不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卷猶授甲非子皮力持之則子產不容於鄭矣而況孔子之在魯乎且魯臣之大罪在僭八佾雍徹之事既不能猝而盡去之矣則獵較其小者姑與衆同可也雖與衆同過于此而固簿正祭器於彼待其久祭器不僭而獵較自息矣欲速則不達夫子言之然而其效不成者魯卿無子皮其人也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說

君微闇而大臣執柄士竭其賢才求用於時則皆益于其臣非益于其君也益于君而行吾志蓋其時之徆也常難易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入于左腹非常途也而丨濟明夷之君獲正其心卒能超然於門庭之外而不繫乎其私是非君子遭其時者不能也三家專魯儒者惡之久矣孔子以季桓子進仕謂桓子能行吾道也故孟子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而以其子季桓子當之范文正公因呂許公之薦康定中出領西事范公意爲國家而呂能薦之亦可以謂爲國也故承其善意而出此蓋近乎孔子孜則楊龜山之於蔡攸也季

桓子受女樂而孔子行彼蔡攸者豈苐受女樂而已哉龜山未遽行也宜乎其不能救靖康之禍雖然其時攸有意乎反治龜山不繫乎私恩猶可云孔子之道也易之爻辭每言亨吉或无咎悔吝凶明夷六四獨無之嘗明夷之時爲左腹獲心之事非常事也才足濟之則亨且吉才不足以盡濟之而志在爲國不繫乎私恩亦較然可告天下然言亨與吉則不足矣或无咎焉或吝焉易以其不可必也故無辭下是則未見行可而苟仕者矣助臣而損君者矣嗟乎當桓子之未受女樂也專意任孔子至墮其城不恤將死自咎得罪孔子不能與魯

必命諸其子其悔禍若此孔子固至矣後世權臣如季桓子葢亦未易有哉

五伯說

五伯之稱有以德爲辨者矣仲尼弟子所羞稱孟子所論皆是也有以位爲辨者矣記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伯雖諸侯必有兄以弟友訓列國者侯伯之職然也侯伯之職當紂之世文居之矣周制有二伯成康之世周公召公畢公皆嘗居之矣伯豈儒者所惡者哉儒者所惡必其怙威力脅諸侯而陵天子者故五伯者以其德之衰而舉之也然雖舉以德之衰要必因其位而後

加以伯之名齊桓嗣大公征五侯九伯之職晉文周襄王所命爲侯伯者也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史伯稱爲佐制物於前代者必其時王嘗以侯伯命之可知也故必是之爲五伯莊子言彭祖下及五伯齊賓媚人及孟子所稱皆謂是五君耳宋襄秦穆楚莊强弱雖殊均非有周命爲侯伯者無與乎伯之目也洎春秋之後越王句踐秦孝公乃皆爲周室所致伯焉然非齊賓媚人之所及知則亦必非孟子之所謂已

南陽說

水之北曰陽山之南曰陽故泰山之南汶水之北曰南

陽太行之南南河之北曰南陽太室之南漢水之北曰南陽古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南陽者魯地也汶陽之田魯之田也自春秋以來齊侵魯而有之齊南境包泰山外矣故蘇秦說秦曰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也武王封周公於魯方百里也成王益啟伯禽之宇至方四百里故太史公曰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各四百里魯頌之祝其君也曰復周公之宇魯之故宇蓋嘗廣矣其後北爲齊侵南爲楚侵魯之削也滋甚魯餘方百里者五開方之得方二百三十里有奇覩其封于成王時四百里之地削過大半矣然于

周公始封百里猶贏五分之四也夫周公之始封正也成王啟之非正也有王者作從其正者而已如魯之國縱不必損之而豈益之哉昔周封建諸侯大小相維大者至四五百里小者至於五十里不能五十里其懸絕太甚矣及其後吞噬幾盡孟子蓋有病焉夫國有大小其相吞噬之甚也必易於地均勢敵者矣孟子苟爲王者佐非特無取乎數百里之大也亦無取乎五十里不及五十里之小者也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守先王之道而少變通其跡焉其孟子之志乎哉

孫叔敖舉于海說

楚地不至於海孫叔敖者蔿氏蔿賈之子亦非居海濱者也然而云舉于海蓋藪澤亦謂之海蔿氏遭越椒之禍蓋敖嘗退居藪澤荀子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太史公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邱相進之于莊王以自代也然則托居期思之藪而升爲楚相是爲舉于海巳古之方言有謂川曰河者公羊傳蔡昭公朝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不與于其歸也用是乎河子虛賦曰下屬江河其所云河皆川也古之方言有謂藪澤曰海者國語海于有蔽海于有蔽者謂藪澤有蔽障以蓄其薪蒸所謂鳩藪澤也渠弭于有渚者渠川渠也弭者止也水上有渚以蓄其魚鱉所謂規堰瀦也環山于有牢者以備齊師之饑牢所謂虞山林牧隰皋也兼是三

者所以足爲齊七發北望汝海其所云海皆藪也雖今
師行道主也
之方言亦然其始自周人有之